大公報
2022年4月18日
星期一
責任編輯：陳淑瑩
美術編輯：馮自培

疫下喘息空間

大公報記者
蔡文豪（圖）
陳淑瑩（文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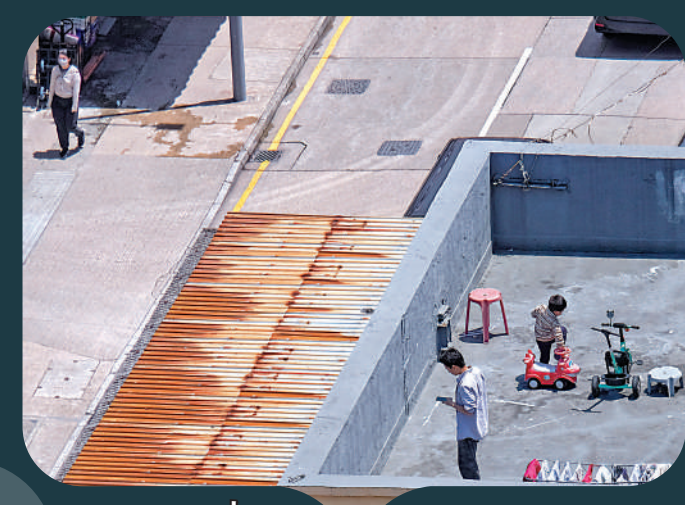
「營營疫疫」兩年多，街上少了行人，遊樂處所、健身中心關閉多時，學生的校園生活也被奪走……面對「疫境」，我們都在尋找出口，天台成爲都市人的心靈綠洲。運動天台，拉拉筋、聽聽歌，享受日光下的寧靜；親子天台，我跳繩，你搖呼拉圈，不亦樂乎；友愛天台，「你的南瓜眞好吃」、「送你家鄉特產慢品嘗」。

香港曾經是個天台城市，多少電影經典場口發生在方寸之間。戰後的香港，市民生活幾乎離不開天台，在擠迫的空間秩序上各師各法，創造「二重地面」。當時的唐樓天台互相連接，他們把過去的農村生活方式移植到空中，養雞種菜，自成一條條天空村落，營造出特別的社區空間，還創造了天台學校、天台武館等香港「特色產物」……

身穿防護衣的小隊突然出現，打破小天地的寧靜。

「誰也阻擋不了我做運動的決心！」健身中心、運動場關閉了嗎？帶瑜伽墊，上天台去！

天台一隅，媽媽跳繩，小女孩搖呼拉圈，美好的親子時光，母女倆玩得不亦樂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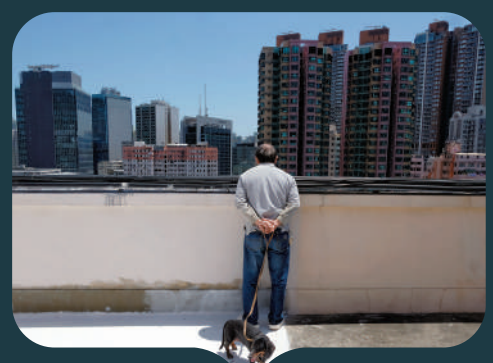


大人小孩各有各忙，小的駕着「戰車」放電，大的手執手機放飛思緒。

「1，2，3，4……」到天台做伸展運動。即使天台沒有其他人，她還是自律地佩戴了口罩。

「香港早晨！」走上天台，聽着音樂，拉拉筋，流着汗，感受着身體的呼吸。

「哈哈……來捉我吧……」小孩子踏着滑板車、三輪車在追逐，玩得興高采烈，甚至「棄車逃走」。



疫情下，「受困」的除了大人和小孩，還有家中的愛寵。「小狗都要放電啊！帶牠上天台曬曬太陽，活動一下。」

「你的南瓜眞好吃啊」、「我也送你自家種的，好好品嘗」。

聲聲讀書聲 基礎教育重地

天台學校曾是香港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特色。1953年石硤尾木屋區大火後，政府興建大量樓高七層的徙置大廈。為應付急速增加的適齡學童人口，徙置大廈先後出現天台、地下及頂樓學校。大廈地下都是政府營運的津貼學校，天台學校則是慈善團體及教會等營辦的私校。徙置大廈以「H」及「日」型為主，天台學校的課室通常設在天台兩端，中間是上體育課或活動的地方。校長室、教員室、辦事處等多會租用位於七樓的單位。高峰時期，全港有192間天台學校。

天台「食夜粥」一招半式傍身

五十年代，許多身懷絕學的師父在香港的天台延續武術血脈，設立天台武館開班授徒，貪其租金便宜，地方「闊落」。

這時的香港，完完全全是一個國術大融爐。不管是南派的洪、劉、蔡、李、莫，還是北方的形意、八極、太極，都總能在香港尋到一席之地。加上當時社會物質匱乏，娛樂不多，許多年輕人，特別是基層青年會到武館學功夫，望有一招半式傍身，亦為強身健體，提高搵工勝算。如是者，天台武館成了舊香港一道特殊風景，「食夜粥」可謂是一整輩人的集體回憶。

1960至70年代，全港共有418間武館。1990年代，隨着李小龍效應褪去、娛樂多樣化、地價上升，不少武館結業，最後一間天台武館亦已在2010年4月關門。

疫情下，我們不得不走上天台，咧咧氣，在「石屎森林」裏尋找喘息空間……